

中国科学哲学发展前景何在？

□李淑英

[内容摘要] 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已有20多年的时间，科学哲学的教材也几经再版和新编，它们也确实推动了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但是，却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研究者把研究的精力转离了科学哲学。何以出现这样的境况？中国科学哲学发展前景何在？

[关键词] 科学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科学社会学

[作者简介] 李淑英，北京师范大学哲社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

所谓科学哲学，从语言角度出发，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对科学的哲学研究，即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二是指具有科学性或真理性的哲学理论，即 the scientific philosophy。我在这里讨论的是第一种理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

对科学的哲学研究在西方古已有之，莫说欧洲近代的认识论研究，就是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知识论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方法论，也可以称得上是科学划界问题、科学进步问题的早期探讨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把科学知识当作哲学的对象来研究，是科学哲学的先驱”^①。科学哲学作为体系化的流派兴起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逻辑经验主义，他们把科学划界、科学理论的内容与结构以及科学进步等问题作为其研究核心。围绕这些问题才有科学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波普尔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基础上的批判理性主义；拉卡托斯在修正波普尔主要观点基础上的精致证伪主义；库恩在结合科学史基础上的历史主义以及费耶阿本德在继承历史主义传统基础上的方法论相对主义；物极必反，由于

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不可通约”使得许多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的实在性产生怀疑，由此围绕科学实在论问题又展开了以劳丹、夏皮尔等人为代表的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的争论。这一争论一直延续至今，仍有余波未平之势。这可以说是整个西方科学哲学的一个发展简史。

后来，以迪尔凯姆为创始人的知识社会学、以默顿为核心代表的科学社会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虽然都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但是它们是对科学进行的是社会学研究，并非科学哲学发展的延续。所谓科学哲学，具体的可理解为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形而上学，只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概念，至于科学的体制化、职业化以及科学共同体等都是社会学概念。所以，真正的科学哲学研究主题应该是科学认识的产生和发展、科学理论的内容和结构、科学说明的逻辑和模式、科学理论实体的性质以及科学进步和科学目标等问题。笔者也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前景有所评议。

大胆一点说,笔者认为,在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科学哲学。那么,没有兴起又何谈发展?西方科学哲学发展起来以后,我国的一些西方哲学研究者不失时机地把科学哲学介绍进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科学哲学在中国可谓流行一时。各种科学哲学读本的翻译版相继出版,有关科学哲学综述性质的教材、专著也不断问世,科学哲学方面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但是,在这些成果中,所谓的科学哲学研究无非是介绍西方科学哲学的历史或对某个代表人物的某个观点或思想进行述评。当时出版的在现在还有一定影响的读本主要有:卡尔纳普、波普尔、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夏皮尔等人的代表著作的翻译版;此外,还有洪谦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上下卷)、夏基松与沈斐凤合著的《西方科学哲学》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江天骥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舒炜光与邱仁宗主编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等一系列综述性质的读本。当然,笔者也不是完全否认当时还有一部分真正有关科学的哲学问题的读本的存在,例如孙小礼主编的《科学方法》一书,但其在当时是非主流的。笔者认为,中国西方哲学研究者的一个悲剧就在于此:紧跟西方哲学家之后,努力奋斗,坚持不懈地对其进行深刻的研究。而窃认为,真正的哲学家是思考问题而不是思考某个哲学家如何思考问题。笔者之所以大胆地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科学哲学的原因就在于此: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者都是二阶思考者,而不是一阶思考者。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些博士论文中可以看到某些关于科学理论或科学说明的

哲学思考,但是,都未能有所发展并产生较大的影响。不过,值得幸庆的是,笔者在近来看到了一线希望。山西大学郭贵春教授以及其他一些科学哲学研究者近几年所出版的关于科学实在论以及科学的与境主义研究的读本已经开始脱离二阶思考者的角色,进入思考问题本身而不是思考思考者如何思考。对笔者启发更多的一本书是由刘华杰翻译、美国杜克大学哲学教授亚历克斯·罗森堡撰著的《科学哲学》。这本书通过考察科学的本性、方法和辩护等具有持久影响的问题,阐明了科学所提出的一些深刻的哲学论题,分章分节地对科学中的说明、定律、因果性、理论、模型、证据、还原论、概率、目的论、实在论和工具主义的本性等问题进行的不下定论的思考,并在每章的结尾附有延伸阅读资料。笔者认为。这才算是真正的科学哲学教材:提供科学哲学的研究问题、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研究进程,而不是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当然,科学哲学史也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进路,但它不是对科学的哲学思考)。

有一位对笔者影响很大的老师曾经说过,他之所以由研究科学哲学转入其他领域原因在于:一是他认为科学哲学在中国的研究已经没有潜力了;二是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没有进行科学哲学研究的条件。笔者听后,曾一度迷茫,身为一个对科学哲学感兴趣的学习者,不知路在何方。后来,经过仔细的思考才发觉,这两个原因都难以证明科学哲学在中国将走向衰败。其一,说科学哲学在中国没有发展潜力,实际上,他还是站在一个二阶思考者的立场上,认为科学哲学已经过时了,没有什么可继续

深入研究的必要了。实则不然,正如笔者前面所讲,某个派别也许会过时,但是,没有最终定论的问题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因此,对于作为一阶思考者的我们而言,科学哲学在中国才刚刚兴起,何谈没有发展潜力?其二,说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没有进行科学哲学研究的条件,主要是讲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发展史实质就是西方的科学史等问题,由此,中国学者研究科学所研究的都是西方的科学。其实,把这说成是他转换领域的理由,不如说是科学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潜力之所在:一方面,科学知识的无国界性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科学应用、科学的社会功能以及科学的传播等的确是受外在于科学的其他因素的限制,但是科学一旦理论化就不会受制于科学之外的各种因素了。另一方面,如若再探究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的话,那也应该是关于科学“外在过程”(external processes)的研究,前面所提到的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是关于科学“外在

过程”的研究,而非科学哲学的研究主题,科学哲学是关于科学“内在过程”(internal processes)的研究,也就是对于科学认识的产生和发展、科学理论的内容和结构、科学说明的逻辑和模式、科学理论实体的性质以及科学进步和科学目标等问题的一阶思考。由此可见,这两个阻碍中国科学哲学发展的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所以,笔者继续停留在科学哲学这一领域,试图作为一阶思考者进行科学哲学研究,并且,希望笔者所看的那一“星星之火”能够具有“燎原”之势。■

注释:

①林德宏、肖玲等:《科学认识思想史》第8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

- [美]亚历克斯·罗森堡:《科学哲学——当代进阶教程》,刘华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 林德宏、肖玲等:《科学认识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上接第14页) 河北的文化大省建设过程势必是文化产业飞速发展、文化事业不断繁荣、文化人才不断涌现、全民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会直接促进河北人文精神的不断完善和提升。

4.文化大省建设使得社会生产方式以人文精神为主导。建设文化大省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经济文化观。所谓经济“文化化”指的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文化内涵不断增强,文化要素不断发挥作用,人文精神和文化资源在各种资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不断丰富,生

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愈来愈多地被注入文化的理念和内涵。而这种文化经济观是新世纪的战略构想,是对当今时代越来越突出的文化与经济日益交融、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现象的深刻反映,它从本质、地位、功能和作用等几方面准确揭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即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依存及一体化。概括地讲,文化经济就是建立在人文精神和知识、技术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新型经济。文化经济的这一规定性决定了此时代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特性:以人文精神为主导。■